

梁童童 摄

这个夏天,广元市旺苍东城中学的刘开蓉收到了中国矿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或许在外人看来,这个成绩并不耀眼,但当你听了开蓉的故事,了解这一年来她所经历的一切,你一定能体会到这份录取通知书背后沉甸甸的分量。

一份来之不易的 录取通知书

——记刘开蓉的高考故事

■ 记者 梁童童

见到刘开蓉时,她刚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做完检查,穿着一身红白配色的汉服,手上拿一把折扇,上面写着“平安顺遂”。扇子是今年4月她买给自己的,“算是对我自己的祝福嘛。”露出两颗洁白的虎牙,刘开蓉笑得有些羞涩。

意外

离高考还有40多天,她从6楼摔下

刘开蓉的腿是在2020年5月17日摔伤的:她爬上窗台晾衣服,脚底一滑,从6楼跌落,直直地摔在坚硬的水泥地上。之后的3天,开蓉都在闯“鬼门关”,直到她在ICU醒来,得知自己内脏严重受损,全身多处重度骨折。

距离高考只有40多天,开蓉的高考冲刺被迫暂停,她在医院的病房开始了长达近5个月的康复生活。

在ICU的最初半个月,不能吃东西、不能喝水,甚至不能翻身,靠输液维持生命。脱离生命危险之后,刘开蓉转院到了广元,进行康复治疗。吃药、打针、做理疗,生活好像只剩下了这3件事。

康复治疗的过程十分痛苦,每次都让开蓉大汗淋漓,身上的衣服几乎没有干爽过;一大把药片像吃饭一样吞,苦涩的中药汤像喝水一

样咽;身体的伤痛和对未来的焦虑,又时时让她从睡梦中惊醒,枕头上的水渍,分不清是汗,还是泪。

这段经历是班主任吴晓东向记者讲述的。开蓉回忆起住院的那段时间,对身体的伤痛提得少,更多说起的是自己想回学校而不得的无奈。

很难想象错过高考对一名高三生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开蓉说,刚出事

疏已久,以前的优势学科,现在都要重新起步。

开蓉说,她也很多次产生过“混日子算了”的想法,但这种想法一产生,就会觉得很对不起自己,也不想辜负亲人和老师的期待。于是,她咬着牙、流着汗,做不完的卷子,就稍后再交;字写不好,但卷面必须干净整洁;身体酸痛了,就趴在桌子上听课;成绩掉下得多,就一分一分往回补……

开蓉身上浓郁的中药气味和她顶着右肩的支架在教室一角刻苦学

习的形象,都深深烙在老师和同学的脑海里。

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凭着扎实的基础和坚强的意志,刘开蓉的身体慢慢地好转,她的成绩也逐步回升。

半年之后,她在广元的一诊考试中终于考出了原先的水平。“那次考试以后,我就更加相信,我可以的。”开蓉说。

今年高考,刘开蓉以586分的成绩考入了中国矿业大学,而且录取专业是自己喜欢的化工类专业。

记得有一次,父亲给我打电话,说他在沟塘里捉到了几条大黄鳢,叫我们放假回家一起吃。恰巧,那个周末比较忙,没能抽空回家。好不容易等到下一个假日,当我和老公带着孩子回家时,发现父亲养在桶里的黄鳢死了。

“黄鳢活着时,你和妈在家,为什么不烧来吃?”看见几条大黄鳢就这样死了,我觉得非常可惜,这样责问父亲。

“黄鳢昨天还好好活着,突然就死了,真的没想到。”父亲讷讷地说道。

“你爸天天忙着给黄鳢换水,我说时间长了怕黄鳢死了,你爸总是说,闺女喜欢吃,再等几天闺女就放假回家了,不会死的,不会的。”母亲也叹气。

其实我是知道父亲的。父亲知道我从小爱吃黄鳢,所以抱着幻想,希望黄鳢能够活到我们回家。

虽然没吃到黄鳢,但是我仍觉得无比幸福。因为在父母的厨房里,如果有了好菜,父母总是想方设法留着,等孩子假日回家,再用心烹制我们爱吃的菜肴,这假日里的厨房,永远弥漫着爱的味道。

重启

只能用无名指和小指握笔,“我可以的。”

度日如年的日子,就这样过了近5个月。2020年国庆假期结束,刘开蓉的病情稳定了些,能够下地走路了。她的右臂被诊断为“开放性+粉碎性”骨折,用以支撑固定的钢架一直架到了肩上,高高耸起;她的右腿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,走路时难以保持重心稳定,一碰就会摔倒。医生建议她再休养一段时间,但刘开

蓉毅然决定:回学校学习!

终于能够重新回到课桌前,但一切都变得艰难很多。首要难题是写字。开蓉右手的食指、中指都不能正常弯曲,她只得用无名指和小指握笔,书写缓慢,笔迹变形,自己的作业都不能及时完成,更不要说跟同学一起做测验了;因为腰伤,久坐对她而言都是一种煎熬;知识点生

感恩

“XXX对我也特别好”

配合治疗、康复训练、忍痛学习……聊起这些在当时坚持下来的事,回头望去,开蓉感叹:“还是很佩服我自己。当时可能就觉得,是一定要做的事情,然后就这么上了。”

聊天过程中,开蓉经常会使用的一个句式是:“xxx对我也特别好。”从住院时的医生、护士姐姐,到

学校的老师、同学,似乎开蓉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大好人。“可能是因为特别乖吧,哈哈,都心疼我。”

班主任老师吴晓东听闻刘开蓉出事,立即赶到医院,在手术室和病房外守护了她整整一天;此后,吴晓东和其他老师、同学们也时常来探望。学校为她组织募捐、申请困难补

助,减免了部分学习和生活费用;高考时,为开蓉申请了特殊通道,吴晓东开车接送她进出考场。

同桌的唐晓莉给予了开蓉很大的帮助。因为开蓉行动不便,许多小事都需要唐晓莉帮助她完成。本来只是点头之交的两个女孩子,在这一年中变得十分要好。今年,开蓉生日,唐晓莉为她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。

“我本来不想过的,因为我的生日离高考很近,而且就是我摔下去

的第二天。”去年的生日,开蓉在ICU里、在昏迷中度过。“今年唐晓莉给我买的蛋糕,特别好吃。”开蓉说。

但说起最想感谢的人,毫无疑问是妈妈。开蓉住院那天,妈妈也住进了医院,照顾开蓉所有的饮食起居;在开蓉因为焦虑而发脾气时,包容她的一切情绪;开蓉返校后,妈妈每天中午都把饭菜送到教室里。当她从摔倒的地方挣扎起身时,妈妈用她的一切给女儿支持和保护。

受访者提供



勇气

“毕竟生死我都熬过来了”

刘开蓉喜欢穿汉服、听相声,喜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最喜欢的科目则是化学——两者结合,她的梦想是去故宫修文物。姐姐刘俊华说,这是开蓉从小的心愿。“她一直都很有自己的想法。”

刘俊华说,开蓉复读的这一年,妹妹看起来跟其他高三生没有什么区别,除了学习就是学习。伤病,除了让行动不方便,似乎也没有什么别的影响。但她知道,开蓉只是把康复的压力藏在了升学的压力之下。因为腿疼睡不着的时候,开蓉才会来找姐姐,倾诉内心的千头万绪。

跟刘俊华聊天时,开蓉坐在一边的沙发上,时而发呆,时而玩会手机。那天,她刚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做完检查。直到现

在,她的右腿神经挫伤仍未痊愈,且时时有后遗症状发作,每过一段时间,都要去医院复查理疗。

“肯定会对未来有担心啊,军训肯定是训不了了,体育活动估计也参加不了,还不知道有哪些不方便的……”开蓉说着,不时看一眼窗外又下大的雨,“但是我感觉也还好,毕竟生死我都熬过来了。”

为她做检查的那位医生曾感慨她“命大”。“医生说,我这个摔法,不死也是重伤,我能恢复到现在这样已经是万幸了。”话音顿了一下,微笑又浮现在开蓉脸上,“所以错过了一次高考又怎么样呢?我还是相信,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”

假日里的 厨房

■ 鲍海英

暑假里的这些天,我每天下班回家,路过楼梯拐角时,就能闻到从一楼住户厨房里飘出的浓郁香味。

这个一楼住户家有一个聪明的女儿,正在武汉上大学。放暑假前,我很少能看见她家厨房里会有忙碌的身影,更别说会有什么香味从厨房里飘出来。

那天早上,我去上班,迎面碰见这位一楼的女主人。她刚从菜市场回来,手里提着鱼和排骨。我停下脚步,笑着问她:“姑娘放暑假了,这些天我天天闻见你家厨房里的香味,今天你是做鱼汤和红烧排骨吧?”

“是的呢,我家丫头昨天要吃红烧鸡翅,今天专门点了鱼汤和排骨。”女主人满脸幸福地答道。

那一刻,我突然被女主人的幸福打动了。为了女儿,一大早去菜市场,天又这么热,每天都变着花样下厨给女儿做饭,她不仅没有一点怨言,还满脸洋溢着微笑。我想,女儿不在家时,夫妻两人绝对不会费如此周折,奔忙在菜市场和厨房之间。

我突然想到了自己。还是学生时,我每周六回家,家里就像是来了什么重要客人似的那样热闹。母亲早早就会在厨房里忙碌起来。这个时候,父亲也会给母亲打下手,帮忙宰鸡、杀鸭,择菜、洗菜,从菜园子到厨房,父亲忙得脚不沾地。常常还没到中午,厨房里就飘满了诱人的香味。那些放假的日子,只要我回家,母亲仿佛尽力把家里最好的菜肴,都让我品尝一遍。等我周日下午离家返校,家里的厨房又恢复了平静,香喷喷的味道也随之消失,父亲和母亲又开始了“糊弄”的生活。

后来我上大学、结婚,到城里工作,也只有在假日,才会有时间回家看看父母。每次回家,母亲仍会像变戏法似的,从冰箱里取出许多菜,在厨房里忙个不停。

记得有一次,父亲给我打电话,说他在沟塘里捉到了几条大黄鳢,叫我们放假回家一起吃。恰巧,那个周末比较忙,没能抽空回家。好不容易等到下一个假日,当我和老公带着孩子回家时,发现父亲养在桶里的黄鳢死了。

“黄鳢活着时,你和妈在家,为什么不烧来吃?”看见几条大黄鳢就这样死了,我觉得非常可惜,这样责问父亲。

“黄鳢昨天还好好活着,突然就死了,真的没想到。”父亲讷讷地说道。

“你爸天天忙着给黄鳢换水,我说时间长了怕黄鳢死了,你爸总是说,闺女喜欢吃,再等几天闺女就放假回家了,不会死的,不会的。”母亲也叹气。

其实我是知道父亲的。父亲知道我从小爱吃黄鳢,所以抱着幻想,希望黄鳢能够活到我们回家。

虽然没吃到黄鳢,但是我仍觉得无比幸福。因为在父母的厨房里,如果有了好菜,父母总是想方设法留着,等孩子假日回家,再用心烹制我们爱吃的菜肴,这假日里的厨房,永远弥漫着爱的味道。